

抗 敵 戲 劇

失 了 祖 國

保

的 護

人 群

張澤厚著

抗敵救亡三幕劇

失了祖國保護的人羣

張澤厚著

一九三八，二，二〇，出版

張澤厚 贈

1938.2.20

失了祖國保護的人羣

時間 第一幕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日左右的一個上午。

地點 天津楊柳青鎮之一鄉村中。

人物 喬炳成 四十餘歲農民

喬良柱 二十歲農民

喬朱氏 四十歲炳成妻

何平山 三十五歲農民

何小三 十三歲平山之子

余起富 三十歲上下流氓

流氓一

王福青 五六十歲地主

王朝棟 二十四歲知識份子福青子

王昭霞 二十二歲知識份子福青女

傭人甲 三十多歲

傭人乙 二十多歲

鄒其明 二十七歲遊擊隊員喬妝成跛足之難民。

魏大林 四十餘歲農民

農民甲 三十餘歲

農民乙 二十餘歲

荒木謙 日軍官

日兵甲，乙，丙

農民十一二人

遊擊隊 至少也要二三十人，越多越好，須視舞
台之容量爲轉移。

第一幕

景：農民家滿屋壁上都張掛着農人所用的簍衣斗笠草帽
及鋤頭釘鏟等東西；另外又掛有一索葉子菸。靠上壁有

木桌一，另有長凳二三根，左側壁靠上壁有門通內室，右下壁有門通外邊。

幕啓，喬朱氏在補綴舊衣。外面有談話聲，由遠而近。

喬炳成喬良柱各攜一捆高粱梗由外進來，何平山走在後面。

喬良柱 爸爸，我們把柴放在灶屋裏頭去吧！媽媽！客來咧，取菸吧！

喬良柱父子攜柴進裏屋，喬朱氏把衣服放在桌上，招呼何平山坐，又在壁上取葉子菸給何平山。喬氏父子從裏面出來，都取頭上包的青布帕拂去身上的柴渣。喬朱氏

進裏屋去點了火出來放在桌上。何平山在捲葉子菸。喬炳成坐下。朱氏，喬良柱站着看他們談話。

何平山 喬大哥，今天我來你們這裏，就是爲的你家同魏家的婚事。（把菸栽在自己帶來的菸斗上，取火燃菸。）

喬炳成 婚事麼？（看了朱氏喬良柱各一眼）不要忙罷，等世風稍爲平定一下再說吧！

何平山 喬大哥，你我不是外人，來往幾十年，又是種的一箇地主老板的田土，我看。總是接了過來的好！

喬炳成 世風壞咧，緩一緩吧！

何平山 大哥，你既曉得世風壞，那就更應該早接了過來的

好！（向朱氏）大嫂，你說對不對？

喬朱氏 對的，接了過來也好……（向良柱）

喬良柱 （臉一沉）接親？這樣的年頭兒接什麼親？我們自己就快不得了，曉得大禍是今天來明天來呢？唉，這事我不贊成，我去攪高粱梗去了。（他拿了一根棒擔向外走出去了。）

喬炳成 良柱！看一看牲口，牛和羊還有不有草料？給他們加添點吧！

（喬良柱站在門口邊回頭來答應）

喬良柱 是的，我看一看吧！

喬炳成（向朱氏）你們女人家，不懂一點子世務，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是討不得媳婦的。

何平山 喬大哥，不是這樣的喲，你要曉得魏家那裏隔楊柳青鎮上很近，那兒現在駐紮了不少的日本兵，聽說那些日本兵橫蠻不講道理，最見不得年輕婦女，假設那家年輕婦女被一夥子日本兵看見了，總是給你帶上一頂奸細的帽子把一家都抓了去。要是順了他讓他姦淫就沒事，不順他，大哥，就糟了咧！全家人都要被處死！大哥，你還是接了過來的好，不開親已是開了親的了。

喬炳成 這裏隔楊柳青也不遠，接過來反多事。何大哥，你

曉得我只有喬良柱這一個兒子喲！何大哥，因為接了媳婦引起不好的事兒出來那又怎麼辦呢？

喬朱氏 他爸爸說這話真不錯咧！

何平山 呀，你一家人都這麼一板腔，那嗎，這個女子

不是硬讓日本兵糟踏嗎？

（喬炳成出頭不語）

喬朱氏 何大哥，可以設法叫她走遠一點兒吧？

何平山 走遠一點？那兒有錢拿來走路？並且四方都駐紮有

日本兵，向那兒逃？日本兵這樣地糟糕，誰個女子敢拋

頭露面？

喬朱氏 那就沒有法子了。

喬炳成 (抬起頭來) 我想，只有，只有躲在屋裏不出來好了。

何平山 農家戶裏的人那有永遠躲着不出來的道理。

喬炳成 道理是一樣的，他家怕，我家還不是怕呢？

何平山 真的別無法子了嗎？

(沉默)

(外面狗吠，大家驚聽)

聲 爸爸在這裏沒有？爸爸在這裏沒有？

何平山 (先低聲，後大聲) 好像是我家何小三咧？是小三

嗎？進來，我在這裏。

（何小三上）

何小三（聲音很急促）爸爸，爸爸，不好了！不好了！牲口被日本兵牽去了，以後莊稼怎麼種呢？俺，又有什麼皇軍慰勞捐，又是什麼剿共捐，又是什麼門戶捐，又是什麼壯丁補助費，莫有錢拿，兩隻羊子也被擄去了。

何平山（氣得跳了起來，手頭的旱菸袋摔在地上了。）還有王法嗎？什麼皇軍？簡直是強盜，強盜，媽媽的我被大夥強盜搶了！媽媽的，我來幫別人催親，自己被搶了，我底牲口，我底羊子，牲口……（瘋狂地向外跑了出

去。何小三憂愁地看了喬炳成朱氏各一眼，遲鈍鈍地也走了。）

喬炳成 唉，（長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世風越是這樣壞了！壞了！

（喬炳成焦愁不堪的）

喬朱氏 日本兵搶牲口牛羊，該不會搶到我們這兒來吧？

喬炳成 你不要耽心他不來，也許是在今天或明天就會搶躐到我們這裏。

喬朱氏 我們把牲口牛羊不好早藏起來嗎？

喬炳成 牲口，牛，羊，藏到那裏去？不要說藏不了，就是

藏着了，我們有這樣大一份莊稼，誰相信我們沒有幾口牲畜呢？

喬朱氏 我們不好說被中國兵擄去了？

喬炳成 中國兵？我們中國的兵隊，從來未刻薄過老百姓！

何況這是離鎮上稍遠的鄉村，鎮上從前未有徵取牲畜，鬼子相信這兒被徵取過嗎？

喬朱氏 那不是硬給他搶去嗎？

喬炳成 有條法子可想？莫奈何了！

（外面有柴擱放聲，接着喬良柱走了進來，他身上披了幾皮乾高粱葉又是一身柴灰，看樣子，似乎纔擔了柴，

他一面拍去身上的柴灰，一面又在講話。

喬良柱 爸爸，莊稼種不成了！（不勝感慨似的）

喬炳成 怎麼樣的呢？

喬良柱 日本兵下鄉來挨門挨戶搜牽牲口牛羊了。

喬朱氏 挨門挨戶搜？他牽那樣多去幹什麼？

喬良柱 聽說牲口牽去搬運東西，牛馬拿去吃啦。

喬朱氏 天殺的，我們莊稼不要了嗎？

喬炳成 他管你的！

（外面狗吠。余起富上，接着二日本兵上，喬等驚愕，慢慢起立。）

余起富 從懷中拿出日記冊翻看）喬炳成，你有一匹牲口，

一匹黃牛，還有幾隻羊？

喬炳成 一隻羊？一隻羊！

余起富 糊說！兩隻羊，幾天前就有人來調查清楚了，你

還要隱瞞嗎？你的牲口，皇軍要抽去搬運東西！黃牛，

皇軍要抽去作食品！

喬炳成 那，那，那我們的莊稼不種了嗎？（悲嘆地）

日兵甲 （走過來就給他一耳光）種你媽的鬼莊稼！

余起富 還有，還有門戶捐五角，皇軍慰勞軍五角，剿共捐

五角，壯丁補助費……

日兵乙（指着喬良柱）他就是很好的——一個壯丁，免收壯丁補

助費！

余起富 那嗎？三種捐也得要一元五角，付款來！

喬炳成（焦急欲哭）那，那，那裏有錢付，緩幾天辦起了，

給，給你們老爺送來。

日兵乙 馬鹿！

余起富 好！你有兩隻羊，我們順便一道牽去，就作為繳了

捐吧！現在，快把牲口牛羊牽出來交給了。

（門外有人喊「找着了，找着了。」日兵丙出現在門外，

——中國流氓也出現在門外。）

流氓一 報告余大爺，房子後面陽溝邊拴有一匹牲口，一條牛，兩隻羊子。

余起富 去牽過來好了！（向喬良柱）你叫什麼名字？

喬良柱 我，我，我叫喬，喬良柱。

（余起富翻寫日記冊）

日兵甲 （向喬良柱命令地）跟我們一道走！

（喬炳成喬朱氏快要哭出來了。喬良柱怒憤得鼓起了青筋，不動。）

日兵乙 不走嗎？（一槍筒打在喬良柱的左臂上）

余起富 你好好的走吧，不去是不行的；去，也不過是搬運

東西吧了。

日兵乙（又一槍筒打下來）亡國奴，狗子不如的忘八蛋，不走，老子打死你！（日兵乙走在喬良柱的後面用槍掀背，喬良柱被壓迫得無可奈何只有跟着出去了。外面余起富喊「把牲口牛羊快點牽過來。」接着是腳步聲，馬嘶聲，牛鳴聲，羊叫聲，漸漸地遠了。）

喬炳成（先是慢慢地走向通外的門邊，到了門口就站着望外面。）唉，我底牲口，牛羊，……（忽然瘋狂般地跑出去了，邊跑邊在喊「我底牲口，牛羊。」）

喬朱氏（扯衣襟揩着眼淚）唉，我只有一个兒子，一個兒

子，鬼子你要絕我底根嗎？唵，唵，……（大哭起來，由悲哀轉成憤恨）你，你要絕我底根嗎？（她看着壁上有鋤頭，急去取下一把）你把我底兒子抓去了，我把這條命同你拚了！同你拚了！拚了！

（她掙起鋤頭帶哭地也跑出去了。）

——
閉幕

第二幕

時間： 第二日黃昏。

地點： 離楊柳青又稍遠之另一鄉村中。

景： 地主家內，陳設頗雅緻，上壁左方有圓門通內室，右壁下角有門通外邊。上壁有窗櫺。

幕啓：王福青正同纔從天津回來之兒女講話。

王福青 唉，我寫了很多的信給你們兩兄妹，叫你們千忌不要回來，要錢，有錢給你們用，你們不聽話，硬是要跑回來，你們真是使我痛心！

王朝棟 爸爸，自從天津被日本兵佔了，就不成個樣子，搥
搥呀，搶劫呀，殺，燒哪，簡直不成個世道，一點兒秩
序沒有了，爸爸，我們能夠住下去嗎？

王昭霞 爸爸，日本兵的暴行還多着咧！估姦青年婦女，把
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徬徨在馬路上，或是荒郊上的難
民，拿來作爲槍靶子；爸爸，誰個又願再呆在那兒？

王福青 哦，幹麼在那華洋雜處的大熱鬧地方的天津，也是
那樣胡行亂爲囉！

王昭霞 日本兵的殘暴性格雖不是天生成的，然而他以爲殘
殺是對待失了祖國保護的人，應有的手段。

王朝棟 爸爸，鄉下離城市遠，我想鄉下總要好點，所以今天早晨我纔同妹妹回來的。

王福青 唉，不要提起鄉下，鄉下還不是一樣的糟糕，姦搜燒殺，無所不爲，祇要是日本兵到了的鄉村，馬上就會現出淒慘的景象。我們這地方，算好，日本兵尙未來的，但是，聽說東村昨天已來過了，我們這個村子，曉得今天明天日本兵會要來呢？所以你們回來我很耽心！

王昭霞 爸爸，日本兵到了的城市，城市被他弄得滿目都是淒慘，到了的鄉村，鄉村也被他踐踏得非常可憐，爸爸，那末怎樣辦呢？

王福青 唉，天老爺收入了，聽天由命罷！……也許，也許我多拿幾文錢給那些走狗流氓，或可以安靜無事。

王朝棟 爸爸，那是不行的，漢奸和日本兵非把你家傾了是不止的；這樣的事兒，我在天津見得多咧！

王福青 那，那，那我看我們走罷，我們都到南邊去，到天津搭船去南邊。

王朝棟 到南邊去？上海的戰事不是也利害嗎？就是廣東福建也打得兇哩！……

王昭霞 爸爸，我們要走，是不可能的，因為全國都被鬼子在屠殺，搶劫，何況我們底田園，房廊，祖宗的墳墓都

在這兒。

王福青（點頭）不錯，你媽媽去年死了，墳墓今年還沒有修好，祖宗的墳墓，田園，房廊，盡都在這裏，我們真不該走，但是這兒又怎能住下去呢？唉，惟願日本兵不來，王朝棟，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傭人甲上）

傭人甲 老爺，東村同楊柳青鎮上的佃戶來了？

王福青 有幾個人？

傭人甲 五個人。

王福青 叫他們進來。

失了祖國保護的人羣

（傭人甲下，傭人甲引喬炳成何小三魏大林農民甲農民乙上。傭人甲復下。）

喬炳成（苦笑，看見王氏兄妹）少爺，小姐都回來了！（向王福青）老爺，（臉色驟轉陰鬱）我們幾家的牲畜，通被日本兵擄去了！我底兒子又被抽壯丁抽了去了！我底妻子去擄兒子去回來，被日本兵打死在路上了。（淚下）

何小三 我底爸爸因為牲口同羊子被鬼子兵搶了去，氣得瘋狂了。

魏大林 老爺，別樣我都不說，我有一個女兒，是同喬炳成

的兒子開了親的，昨天黃昏時候，來了兩個鬼子兵，說我那女兒是好細，就被他們捉走了。

農民甲 我底弟弟也被挪去了。

農民乙 我底雞牲鵝鴨糧食全都被鬼子搶光了。

王福青 （釘眼看着他底兒女）……（沉默）你們來向我講，我沒有什麼法子可想啦？

喬炳成 老爺，我們都遭了慘事，望老爺退一點押佃銀，我們也好辦理後事。去打點打點被挪去了的人。

王福青 退，佃去打點……

王朝棟 被挪了去的人，莫有點法子想的，頂好，你們可

以不必去打點吧！

喬炳成 唉，我們中國人不是都該死嗎？

王昭霞 都是自己不爭氣！反對不得鬼子嗎？

魏大林 我們老百姓可沒有法子反對呵！

王朝棟 要是老百姓齊心，鬼子什麼都完了。

王福青 （輪眼恨着昭霞，朝棟）世道多壞，你們還要糊說

八道！

（傭人甲持名片上）

傭人甲 老爺，這裏名片，有人會老爺。

王福青 （接名片看，王氏姊妹亦去看）姓余，這人，我好

像從沒有會過？（向傭人甲）有什麼事啦？

傭人甲 他說他是鎮上的日本軍官荒木謙大尉遣派他來有事要會老爺。

王福青 （向兒女）你兩個走裏面去，（向傭人甲）你把他們（指着喬炳成等）引到廂房去坐。（王氏姊妹進圓門後就右下。喬炳成等進圓門後向左下，傭人復出外去引余起富上，王福青招呼坐。）

余起富 是王老太爺？

王福青 不敢！不敢！

（傭人甲端茶，遞紙烟給余起富。）

余起富 現在我們這裏是日本皇軍管轄了，他們新來自然免不了要派款抽壯丁等等。但是，只要同他有點關係，所派的款，認繳一點就行了，不會認真的。至於抽丁，也是可以馬虎的；老實說，一有了關係，什麼都容易交涉，一切事情都佔便益。

王福青 人事關係，自然是這樣的。

余起富 王老太爺，尊駕雖然現在住居離鎮上稍遠，還是算得上是楊柳青地方的數一數二的大富之家，……

王福青 說不上，說不上，不過有一碗飯吃吧了。

余起富 王老太爺，因為家大了，總得同皇軍有了關係纔好

王福青 余先生的話，很不錯的。

余起富 皇軍來了，有多少人想去巴結都不行，所以這關係還是不容易生起咧！

王福青 自然！自然！

余起富 所以，我今天特別到府上來，是有一點事情跟老太爺商量，首先還要求老太爺原諒我的冒昧，並要求老太爺答應。

（窗櫺上有人在窺視）

王福青 什麼事？請說好了！請說好了！

余起富 (起立微笑，很親密地向王福青談) 荒木謙大尉今

天早上在車站上看見了貴大小姐，他想同府上聯婚，所以特令我來作合…… (他又在懷中取出一個照片) 你看，大尉的歲數不大，很年輕……

王福青 (出乎意料之外，眉頭不覺縐了上來) 這個，這個，須得商量，商量。

余起富 (坐下) 老太爺，我看不必推諉！

王福青 (很嚴肅地) 我，我，我這女兒莫有那樣福氣。並且她性情不好，那是非要取得牠自己的同意不行。

余起富 老太爺，不要過謙！至於說到同意。這可不必，父

母到底是可以作主的。（在懷中取出一個金表）這金表是荒木大尉日常所帶在身邊的東西，向這像片就作為定禮吧！

王福青（臉色一沉，又在桌一掌）婚姻的事情，也要人家情願，那有這樣……

余起富（很嚴厲地）不答應嗎？也要你答應！現在是那個的天下？大尉看上了你的女兒叫我來作伐，給了你多大的面子，你還不答應？好，不答應，讓他用武辣手段罷！

（窗眼上人影一晃，王朝棟跑出來向余起富一耳光打去

。

王朝棟 漢奸！走狗！作伐？不曉得你幫助日本強盜作了多少的惡！（又是幾耳光，余起富還手。）佃戶們！快出來打死這出賣老百姓的漢奸走狗！

（喬炳成等蜂踊出來，把余起富打倒在地呻吟不絕）

王朝棟 打死這漢奸走狗！

王福青 莫打了！莫打了！禍不要惹大了！

（王福青攔擋住他們）

喬炳成 我底老婆是你害死了的，兒子是你捉走了的！

魏大林 哼，你引人來搶我底女兒！

何小三 狗入的，我底爸爸是你逼癩了的。

（王昭霞出來了。）

王昭霞 （指着余起富）你這樣的漢奸走狗。應該立地把你打死，可憐，你是受人利用。饒你滾回去。

余起富 （掙扎起來指着王朝棟）王朝棟，我認得你，你同你妹妹是回來做奸細的，是好的等着，我們回頭見吧！

（急下，農民們欲追去打他，王福青急制止之。）

王福青 （向兒女）我叫你們不要回來，你們偏要回來，現在惹了大禍，看又怎麼辦？看又怎麼辦？

王朝棟 爸爸，不要怕，我同妹妹下了決心纔回到鄉下來的

，不然，我們早寫信給爸爸去天津一道到南方的香港了。要曉得我們走了，國準會亡的，國亡了就當亡國奴，亡國奴處處受人欺壓，侮辱，就是有錢，也要受氣，我們看看在歐洲失了國而又有錢的猶太人吧，法西斯蒂的德意志，天天都在驅逐猶太人，我們不走，這兒雖是失了祖國的保護，但我們大家齊心幹起來也可以把鬼子趕走，國也不會亡的，喬炳成，魏大林，何小三，你們懼不懼怕鬼子呢？

（喬，魏，何，農民 甲，乙等同聲：不怕！）

王朝棟 那就好了！鬼子並沒有什麼可怕，鬼子打死你底妻

子，（向喬炳成）拉去你底兒子，（向魏大林）搶去了你底女兒，（向何小三）氣瘋了你底爸爸，不要難過，我們齊心把鬼子趕走，挪去了的人死了，就是報了仇！沒有被鬼子害死的，那就可以救回來，要是不齊心，怕他，鬼子還要殺死你們自己，還要滅絕我們底種族。我們不要軟弱，要強硬，我們失了祖國的保護，我們要自己保護自己，自己保護自己的地方，也就是保衛祖國，也盡了國民的一點責任；佃戶，長工，不是的，兄弟們！我們把老百姓都聯絡起成爲遊擊隊去攻擊敵人。

大家同聲 我們都願當遊擊隊！

王昭霞 我們的軍隊敗走了，我們老百姓沒有走，老百姓也不能走，我們楊柳青要老百姓自己來保護！

大家同聲 對的，我們靠自己起來保護地方！

王福青 你們要幹，很好，我也情願把這條老命拚了？這個亡國奴的下賤氣，我實在受不了，我把我幾十年積蓄下來的錢都拿出來作為遊擊隊的用費！我防土匪的十多隻來福槍，都拿出來給你們用！

王昭霞 你們看，爲了打滅鬼子，我們爸爸多慷慨，也不算得老了。（大家顯示出希望的微笑）

王福青 （向佃戶們招手）來！跟我拿槍彈去！（下）（備

人齊同佃戶們跟着向圓門內右面下。）

王朝棟 農民反日的情緒很濃厚，只要有人給他們組織起來就好了。

王昭霞 哥哥，農夫漢有一股蠻勁，幹起來就非到底不止的。

（傭人乙上，向王朝棟耳語。）

王朝棟 請他進來！

（傭人乙下）

王昭霞 是誰啦？

王朝棟 是鄭其明到了。

（傭人乙引鄒其民上，傭人乙復下，鄒其明跣足背背簍，完全一可憐的難民，到屋內放下背簍，仍然跣足走。）

王朝棟 請坐。辛苦了咧！（倒茶拿烟給他）

鄒其明 還好！還好！（坐下）

王昭霞 怎麼？（驚詫地）你在路上出了岔子，脚被弄壞了
嗎？

鄒其明 （起立好好地走了幾步）好的呢！（復坐下）

王昭霞 哦，我真憐了，你倒裝得像呢！

王朝棟 兄弟們怎麼樣？

鄒其明 夜半準到，你底事情弄好了嗎？

王朝棟 都弄妥當了！我爸爸很願意出錢，槍彈也願意拿出來，並且又新來了一些同志，這些人都是我底佃戶，他們受不了鬼子的壓迫才來幹的。

鄒其明 好極了，這樣意志纔會堅決，纔會使勁幹。

王昭霞 兄弟們半夜才到？可是，這兒說不定馬上就會發生事情？

鄒其明 什麼事？（驚詫地）

王朝棟 因為剛才來了一個漢奸走狗，被我們打了他一頓就放走了。

鄒其明 幹麼不馬上送他回老家？

王昭霞 爸爸攔着不准打了，我想，給了他一番教訓也夠了

！

鄒其明 （蹬足）唉，壞了，你不要他底性命，他準會要你

底性命，他已經是敵人的一羣，我們不該放鬆他！

王昭霞 那又怎麼辦呢？

鄒其明 （沉思一下）這兒共有多少人？有多少槍？

王朝棟 約有二十個人，槍也有二十多隻。

鄒其明 那末，倘有事變，你們好好地守着這裏，準會有人

來接應！

（裏屋內脚步聲雜沓，王福青與衆佃戶等提槍上，何小三提着一隻手槍，邊走邊喊打倒日本強盜，看見有生人在屋內，又急擠向後，意欲不使鄒其明看着。）

王朝棟 都是自己人，出來吧！（佃戶等齊上）

鄒其明 （他立了起來，去把何小三手裏的手槍拿過來搬了一下，又交給何小三，又去拿了一隻長槍搬了一下，仍然遞還原人，）都是好東西。（回頭取了背篋背上向衆人一點首）我們回頭見吧！（下）

王福青 他是誰？

王朝棟 抗日遊擊隊第十三隊的隊員。

王昭霞 爸爸，快準備起來，天晚了，敵人，也許會馬上要來。

王福青（向傭人甲）你快出去睇附近的佃戶，都到我這裏來吃夜飯，今天晚上有大夥強盜來搶我們，我們要防強盜！（傭人甲下）

（閉幕）

第二幕

時間：第二日夜半。

地點：在第二幕地主家之附近。

景：明朗的月光，覆蓋在野外的泥土崗堡上。

幕啓，王朝棟擎槍守在崗堡頂上，喬炳成，何小三，傭工甲，農民甲，農民乙都坐在崗堡這面的地上，有的把槍放在大腿上，有的又把槍靠在肩上。何小三在打睡眠。傭人乙，魏大林，另外有農民十一二人已抱槍熟睡在崗堡右面的斜坡上。

喬炳成（東一看西一看的着着何小三打瞌睡了）小三，小

三，（搖他）不要打瞌睡，驚醒些呀！

何小三 噫，真不中用，（自打一下）纔換班，怎麼就打起瞌睡來了？

農民甲 半夜起來防賊鬼子，是有點吃不消，可是我們要想到底心思，鬼子搶去了我底牲口，挪去了我底弟弟，這是我底心思，我想着，一刻兒不忘的想着，瞌睡自然不來了，那兒還會打瞌睡呢？

喬炳成 小三，小三！你也想着吧！你家底牲口牛羊都被鬼子搶去了，你爸爸爲了失掉了牲口牛羊氣得瘋癲了，這些，你老實不忘掉，你自然不會打渴睡的。

傭人甲 對的，有了心思，的確是不會打渴睡的。

何小三 唉，說起鬼子，真使我要哭了，唉，媽媽早死了，

爸爸又瘋癲，牛羊牲口被鬼子搶盡了，我又怎樣活下去呢？像我這樣小年紀的人。（低聲啜泣）

農民乙 小三，幹麼要哭呢？不要無空氣，我想，只要時時刻刻想着打倒日本強盜，去幹打倒日本強盜的工作，就會有辦法，能夠生活的。

喬炳成 哭嗎？是我纔哭不完？牲畜被鬼子搶光不說，婆娘被打死了，兒子被擄去了，未過門的媳婦也被鬼子搶了去，哭嗎？罵嗎？那真別討氣來罵！社大哥說的話真不

錯，只要打倒了日本強盜就可以活了。小三，這話你想看，日本強盜沒有來時，我們不是好好地種莊稼，過生活嗎？他來了，把我們就弄得妻離子散，沒法生活！

何小三 喬大爺，杜大爺說的話是不錯，可是，我底爸爸上

好好的一個人，竟被鬼子氣瘋癲了，這多使我傷心啦！

傭人甲 只要打倒了日本鬼子，有了馬和牛羊，你爸爸就會清醒過來！

農民乙 對的，你爸爸是害的鬼子不死病？我們打死了鬼子，他決定能清醒的。

王朝棟 （忽然臥下手向後一揚，）喂，大家快上崗堡，敵

人來了！（大家急扒上崗堡，瞄準待射。喬炳成急去右面搖醒熟睡的人，並低呼「鬼子來了！」這些人又繼續爬上崗堡上去。）

王朝棟 是什麼人？深更半夜還在外面走！（回答的聲音是很嚴厲的，然而舞台下的觀眾聽不清楚。）

（土堡上排槍聲射出，對方先亦有還擊，約三五分鐘槍聲漸漸稀疏了。）

王朝棟 （跪或注意看）兄弟們，鬼子退走了，不要再開槍！

（魏大林，農民甲，農民乙，傭工甲等衝下土堡那面去）

了。)

何小三 (站起來) 喂，看，好像打倒幾個啦。

王朝棟 不要站起來！不要站起來！

(何小三急性地又臥下。)

(沉默)

(魏大林先從土堡那面走上來)

魏大林 敵人去遠了，打死了五個鬼子，他媽的余起富也給

我們打死了，當漢奸走狗，也沒有好結果！

(農民甲等又上來了，崗上全起立，隨着他們走下崗堡來，但仍有一人在頂上站崗放哨)

農民乙 做惡事，有惡報，余起富引人來來搶我底牲口，他死了，老子在他肚皮上戳了一刺刀！

農民甲 老子把他腦袋也刺破了，媽媽的明天把他那屍首拿油來燒。

何小三 他媽的，我要在他肚皮上點燈照亮咧，（三四里之遙，槍聲密起，這些人急回轉跑在土堡上臥下。）

王朝棟 我想一定是我們底遊擊隊遇着敗下去的鬼子了。

魏大林 那真痛快，鬼子準會一個都跑不掉了。

傭人甲 中國人到底不軟弱咧！

（幾十人合唱的歌聲由遠至近）

保衛家鄉，

保衛家鄉，

兄弟姊妹們快快起來武裝，

武裝保護田園房廊牛馬羊，

我們要活，發動遊擊戰！

我們要活，緊握着刀槍！

不怕日寇毒如虎，

我們是打虎的戰將！

不怕日寇兇如狼，

我們有捕狼的鐵網！

保衛家鄉，

保衛家鄉，

兄弟姊妹們快快起來武裝，

我們好殺絕那兇毒的虎狼！

（王朝棟等全起立站在崗堡上）

王朝棟（揚手高呼）歡迎我們底戰士！

（大家右手把槍高舉着，也高呼：歡迎我們底戰士！）

（大夥遊擊隊由土堡那面上來了，這面的人就向這面平

地走。）

（王朝棟同鄒其明走在平地上來就站着了。後面廣續約

下來有四五十人。）

王朝棟 鄒同志真辛苦了！

鄒其明 沒有什麼！算好荒木大尉的部隊全被我們打滅了。

剛才又在路上碰着差來犯你們這裏的敗下去的十多個人，也全被我們打死了，荒木大尉也在這一起，我們活捉過來了。

王朝棟 那真痛快！隊長呢？

鄒其明 隊長在後面。

（魏大林被一人突然抱着。）

魏秀姐 爸爸：你也在營遊擊隊嗎？

魏大林 (下細看她) 呵，秀姐，你也回來了嗎？

魏秀姐 (朝遊擊隊一指) 就是他們把我救出來的。

魏大林 唉，真不錯，頂瓜瓜的遊擊隊。

(有一人在尋找人，喬炳成被人挪着了)

喬良柱 爸爸，你也來打鬼子了嗎？

喬炳成 (低頭一視) 哦，你是良柱嗎？(忽然憑空一揖)

謝天謝地！遊擊隊把我的兒子救回來了。

喬良柱 鬼子頂怕遊擊隊，爸爸，我現在也當遊擊隊了！

喬炳成 好！大家都來幹遊擊隊，打走了鬼子，我們才可以

好好地種莊稼，安安逸逸地生活。

鄒其明 （向後面）把那日本狗牽過來！

（二遊擊隊員牽狼狽的荒木大尉走過來。）

鄒其明 跪下！（荒木大尉就跪）你們看，（他喊這邊農民們看，又掀一掀荒木大尉的腦袋）他也是一個人，不過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罷了，他來到我們這地方，竟是無惡不作，奸淫估霸，搶劫燒殺，那樣他沒有做夠？哦，你以為我們是失了祖國保護的人，任隨你們來宰割嗎？那曉得我們自己要武裝起來趕走你這一批強盜！

（用腳踢他）

（荒木大尉垂頭喪氣不語）

鄒其明 兄弟們，把他放在那面土堡頂上去，讓受了害的兄弟們作槍靶子吧！

（二遊擊隊員把他押向土堡頂偏左的地方跪着就牽着繩下來了。）

魏秀姐 （向他爸爸）爸爸，把槍給我，我要親自打死這幾乎逼死我的狗日本強盜！

何三小 秀姐，讓我先打，他逼瘋了我的爸爸。

喬良柱 爸爸！我要給媽媽報仇！（取下自己所背的槍）

農氏甲 （把槍取下）我要給我弟弟報仇：

（遊擊隊內出來一人。）

農民丙 哥哥，我被這夥兄弟救了出來了。我也來當遊擊隊了。

農民甲 兄弟，你也回來了嗎？好兄弟，我們都把他們作爲槍靶子吧！（有八九人向荒木放槍，牽繩之二遊擊隊員把繩向天一擲，繩拋過去了。）

（王福青王昭霞各提起一隻手槍從右面跑過來了）

王昭霞 鄒同志，勝利了嗎？

（鄒其明微笑點首）

王朝棟 （代答）荒木謙的一隊人全被解決了，剛才是在幹

荒木謙。

王福青（指着鄒其明笑）好傢伙！（豎起大指姆）好傢伙

！鄒先生，保衛家鄉，保衛家鄉，你看我也武裝起來了

！

鄒其明（笑）老太爺都武裝起來驅除日寇，我們中國準能

獨立解放了。

（王福青得意地哈哈大笑）

王朝棟 爸爸，你看東方已經發白，天快要明了，家裏飯做

好沒有？

王福青（忽然想起了似的）呵呵，飯嗎？早做好了，兄弟

們都到我家裏吃飯去，（他同向有面走，大家隨後下）

「保衛家鄉」歌起，聲浪是由近而遠。歌聲息，幕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午夜。

張澤厚的著作：

- 一 藝術學大綱（長篇論文）一九三三（光華版）大光書社售
- 二 曠野（長篇敘事詩）一九三七（自費滬出）北雁書社售
- 三 曠野第二卷（長篇敘事詩）（即出）
- 四 保衛祖國（國防短詩集）一九三八（即出）
- 五 暴風雨裏的中國（國防史詩五篇）（即出）
- 六 東方戰爭（合唱詩朗讀劇集）
- 七 農人之歌（農民詩集）
- 八 穀雨節（農民劇集）
- 九 洪水氾濫（國防四幕劇）
- 十 火燒依蘭（國防劇集）
- 十一 失了祖國保護的人羣（國防三幕劇）一九三八 星星社
- 十二 義勇軍的夜襲（小說集）
- 十三 藝術的形成與社會（藝術論文集）
- 十四 三峽秀色（散文集）

失了祖國的保護的人羣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張

澤

厚

出版者

張

忠

誨

總經理處

星星書報雜誌社
(重慶商業場西三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82

112337

112337

\$0.15